述學

述學者亡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厎厲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榷然疏發挈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媿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宦游京師索居多感戔欲南歸與故人講習志未及遂而容甫以病殁矣常憶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欲求其遺書而未果歲在甲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以其父所譔述學已刻未刻者凡厶十厶篇索敘於余余曰此我之志也自元明以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矯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傀而俞失其眞今讀述學內外篇可謂卓爾不羣矣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荅問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居喪釋服解義春秋述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使學者篤信古人而息其畔喭之習其它攷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媿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摹放而神與之合蓋

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最稱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它篇亦皆稱此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衍於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若其爲人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蓋出於天性使然覩世之習孰時務而依阿淟涊者何如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余因容甫之子之求而輒述容甫之學與其文之絕世人之天性過人者綴於卷末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稽而采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正月之七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二

江寧劉文奎子覲宸仲高鐫

江都汪中撰

釋曟曑二文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曑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伏而後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覿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爲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曑中三月曑則伏五月曑則見八月曑中則旦詩惟曑與昴三星在天毛傳義此以曑爲紀也於文曑从晶大火爲大曟曟亦从晶竝象二星之形而曐即从之故知曟曑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闕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周闢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傳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太傅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

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曾周公世家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第一作夷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戰國策摩燕烏集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魏闕莊子天下篇心居乎魏闕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灋於此故謂之象魏周官冢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立於象魏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運出游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春秋僖公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是也郎門爲臺故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亦謂之門臺春秋定公三年傳邾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兩觀災是也說文闕門觀也𣪠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𣪠从𣪠省中按𣪠古文闕从𣪠得聲𡨦象門闕及兩觀相對形許氏存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又因誤解𣪠義生此謬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盛德記朝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大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曲禮車驅而騶至於大

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閽人職喪紀之事蹕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曲禮大夫士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閾同義閽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惟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由宮城始故宮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

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臂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亾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秊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鄭義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鄭義

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鶴無祿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寵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冕者雖狎必以貌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襍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乎其儉也本鄭義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爲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於天此言乎其高也本劉勰義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焉辭不過其意則不鬯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

久也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沒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天乃不畀洪範九疇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彝倫攸敘天乃畀禹洪範九疇蔡叔啟商惎間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寧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爲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爲其爲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章愔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大廟逸周書明堂篇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職與執事焉周官載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

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矦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等公於上等矦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朝諸侯遂率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享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即位朝諸矦禮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於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十六字與觀禮正合知明堂

爲書禮

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

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堯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釐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鬼宮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於郊滈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壝之堂說文臺從土高省金滕爲三壇同墠馬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小壇觀絕霤只王逸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曰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當楹當

序端當東西榮而曰阼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壝宮故有四門有中階不與寢廟同制其曰應門亦棘門也天子歲即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享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土爲之說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天子又月即其地聽朔玉藻天子玄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當作冕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禮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深四尺旁各一門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雒篇周公將

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惷常畫內階玄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皆分堂之後爲之有堂無室則曰榭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筵此言乎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堂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牖閒曰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器祭所親歷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

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齋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王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曰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鼎銘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宮大廟之禮而周書大匡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據書序此篇之作在武王十三祀其時未有明堂蓋古有明堂之稱故蔡邕云黃帝坐明堂之上晉狼瞫引以爲未獲死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嘗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漢書律歷志亦引此注以爲今文尚書非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卽指此事曰明堂者後人之通語是爲武王克商有天下之事宗周明堂之位是爲周公攝政致太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營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啇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大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復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月朔既視朔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逸禮王居明堂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

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彊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雝之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篇（詩靈臺正義引作政穆）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雝封禪書天子曰明堂辟雝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蔡邕以爲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即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辭明白可据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

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此之制度鄭賈俱望文解義粗明其端其詳要不可得聞何者三代相因遞有損益夏殷權量旣不能知宮室之制更無他文可證學非尼父時異東周其于文獻無徵之事闕疑焉可也周之五室葢剏始於夏后四阿反坫重亢重郎或竊仿於有殷其他則未嘗相襲故鄭注云此三者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賈云謂當代王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其言覈矣盛德篇采集禮說具有瑕瑜不掩之忠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因世室之制而誤其云上圓下方則因重屋之制而誤而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竝沿其說謬學流傳固與昆侖之圖蒿宮之柱同其閎大矣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季秋之月天子居

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𤣥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𤣥堂大廟季冬之月天子居𤣥堂右个按呂不韋傳稱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今觀其書儒墨刑名兼收並蓄實爲後世類書之祖此十二紀又見於淮南時則訓而其文加詳今不知撰自何人以中星攷之乃在周末之世本周書時訓之舊兼逸禮明堂之篇參以新意用垂典章其中先王之制豈無一二賴以傳者而明堂制度最誕妄不經滋可忿疾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離故魏舒南面衛彪傒知其必有大咎而孔子之美仲弓亦曰可使南面今以天子之居而四時易位在於三夏則皆北面而朝其臣其謬一也禮文雖闕然五門三朝六寢猶犂然可攷今月令之明堂未知建於何所以爲在郊則無王者終歲野處之禮以爲在宮中則無地容之鄭氏雖傳之大寢然按以周官諸職之文實無一合其謬二也諸室周回其狀如井若不上置衡梯下開隧道則更無出入之門其謬三也神依於廟人居於寢各有攸處是以不相雜糅今四正之室皆曰大廟以

時王聽政之地冒始祖世祭之宮雖漢高之祠黑帝周宣之居天臺猶不至此其謬四也以青陽總章玄堂三名與明堂相配然則總爲十二室明堂止居其三何以得專斯名其謬五也其他與周制違異者不可枚舉以於明堂無涉故不具論夷攷其文實爲大一下行九宮之學故盛德篇之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其制作之義漢世謂之明堂陰陽見於藝文志及魏相傳建武以後著爲王禮司馬彪所編禮儀志具載其文自馬融入之禮記鄭康成爲之作注後世遂尊爲經而莫之敢議矣魏書賈思伯傳載其言曰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此說傳會五室舉四正而遺四隅宋人祖之遂爲考工月令之調人曾不知呂氏本爲假設之詞而自古固未有此制也玉藻正義引鄭志說五室之制曰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今就其說求之七筵之堂大室中踞其二南

北所餘各得二筵有半在於大廟則無以爲朝聘饗食之所在於路寢則無以爲聽政合族之地以其與顧命斯干觀禮不合從爲之辭而辭則遁矣又神祇無廟宮之禮牽合五帝五室之文猥云每帝一室求之禮意尤有所違夫風雨小祀猶在於壇亾國之社始弇其上何有天帝大神而陟降於二筵之室以鄭氏之學其於天神地祇人鬼之别豈猶有未了於心者而忽有斯言可謂千慮之失後之俗儒自謂紹承絕學而巧爲之說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君子於此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尤焉議禮之家古稱聚訟較其甚者無若明堂禮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孔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竊取其義以作是篇

明堂五室二圖

明堂位圖

呂氏春秋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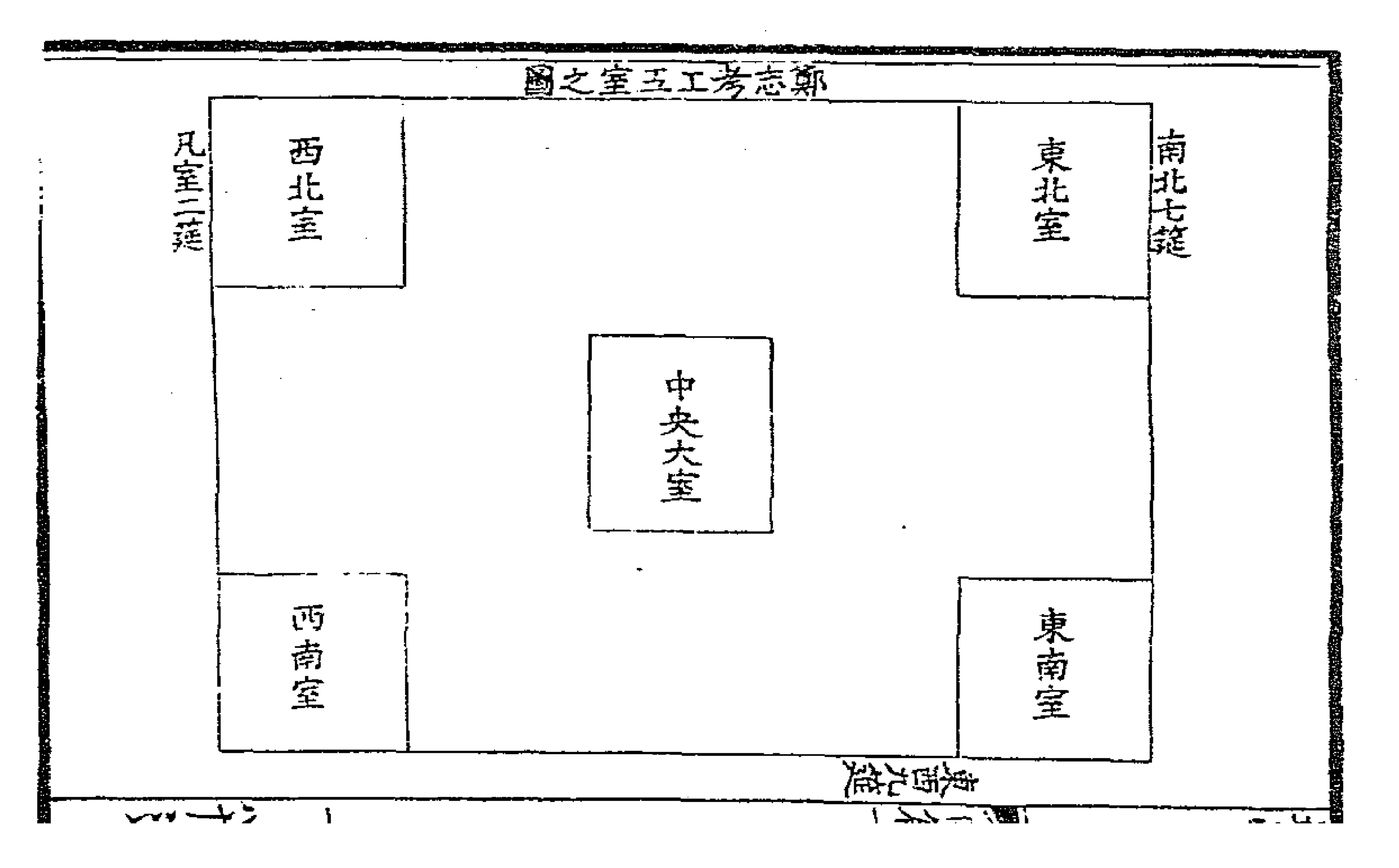
考定明堂五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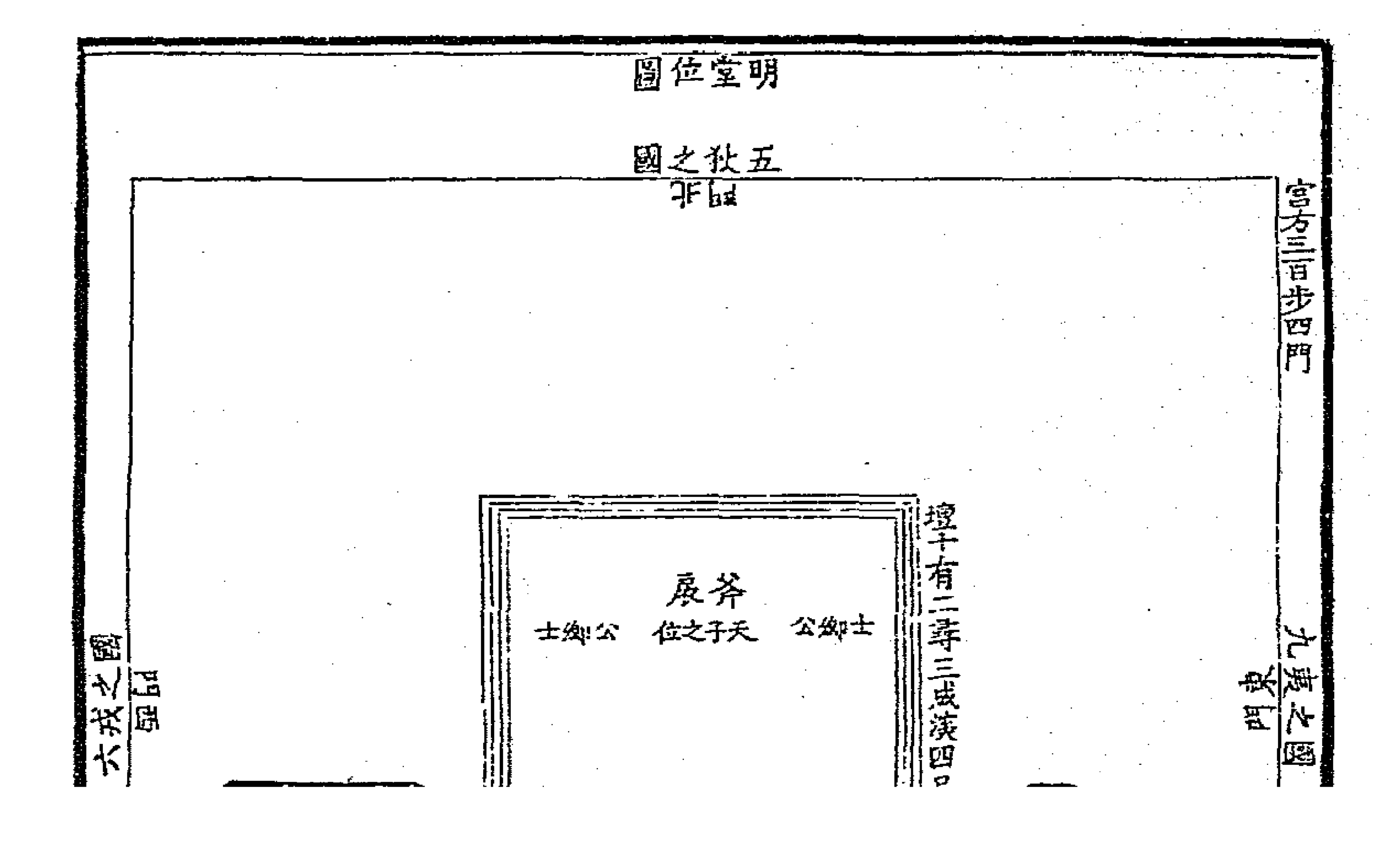
南北七筵

凡室二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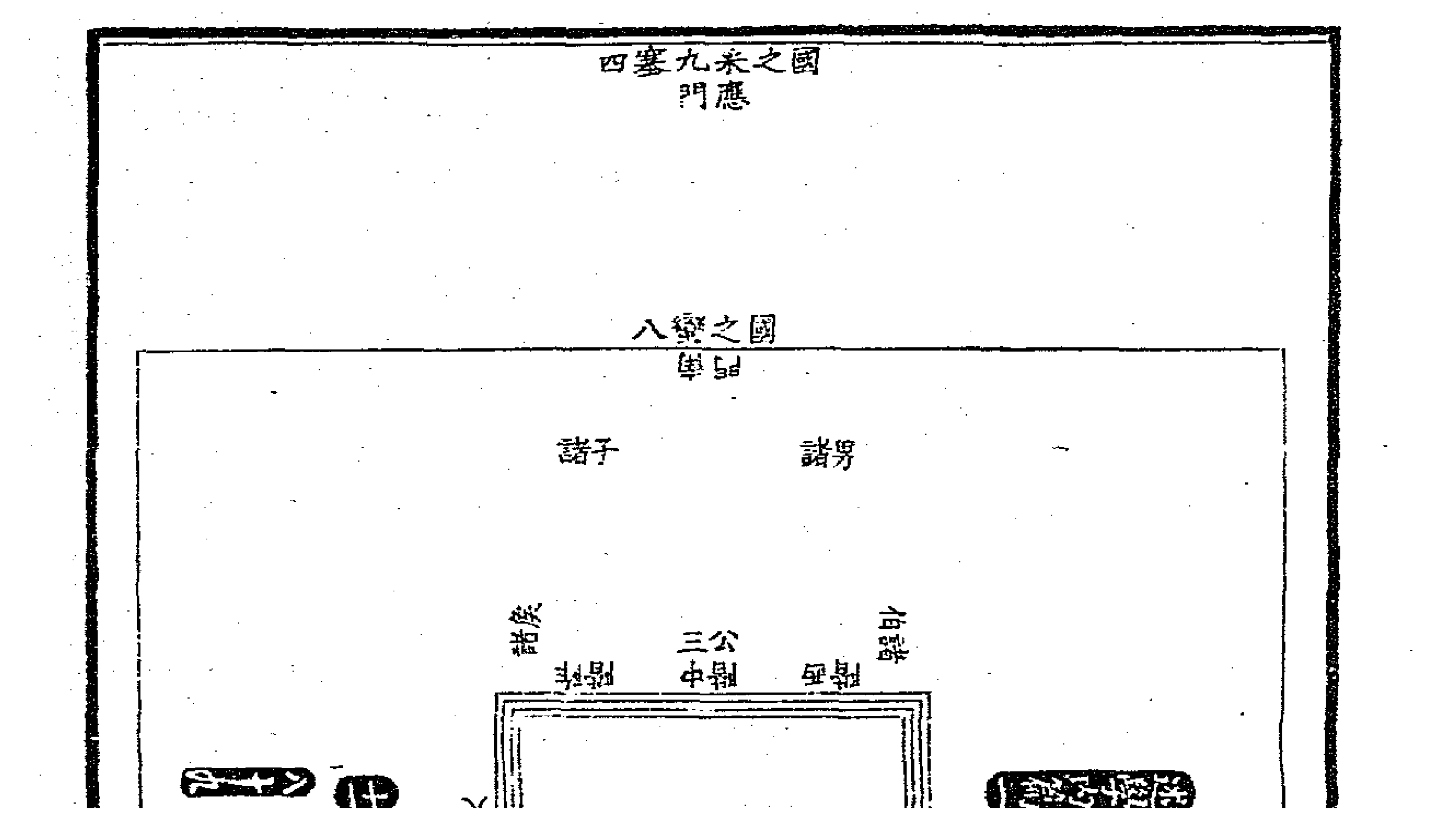
東夾	東房	大室	西房	西夾
東堂	東序	牖間 堂	西序	西堂

東西九筵


鄭志考工五室之圖
南北七筵
凡室二筵
東西九筵
東北室
西北室
中央大室
東南室
西南室



明堂位圖
五狄之國
北門
宮方三百步四門
六戎之國
西門
九夷之國
東門
斧扆
公卿士
天子之位
公卿士
壇十有二尋三成深四


四塞九采之國
應門
八蠻之國
南門
諸子
諸男
諸侯
三公
諸伯
阼階
中階
西階

呂氏春秋明堂圖

太廟太室

玄堂左个
玄堂大廟
玄堂右个

明堂左个
明堂大廟
明堂右个

青陽左个
青陽大廟
青陽右个

總章左个
總章大廟
總章右个

釋媒氏文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氷泮殺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句踐罪之周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美之召南之化摽

有梅美之其衰也晉失其政綢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會之者計之也鰥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關之財養之

爲人後者爲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爲人後者爲其本宗之服經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曾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爲之後猶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持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親無數並服何嫌曾祖上殺益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爲曾祖父母祖父母並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與

婦人無主荅問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荅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祔練祥禫皆男女別尸別尸

則別主虞卒哭祔婦人既有主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爲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明矣祔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祔於祖姑妾祔於妾祖姑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亾則皆中一以上而祔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始來仕無廟者夫卒而祔於其妻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苟所祔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而祔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公二年正義糜信(敘錄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引衛次仲(次當作敬)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訖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据也問曰吉祭婦人何以無尸也荅曰謹按少牢饋食禮筮尸之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

某之某爲尸尚饗是婦人與夫共筵一尸非無尸也吉祭雖止男尸尸既孫行其體於祖父母則一斯不必更象以孫婦矣鄭注司几筵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是其義也中又論之婦人之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若竝筵二尸其爲夫婦不可必知交錯室中於事爲褻枉於禘祫尤不可行故援爵謚從夫之義不立女尸至於主則無嫌也其有異宮若周祭姜嫄魯祭仲子亦必有尸矣

方苞侍郎家廟不爲婦人作主以爲禮也中謹据禮正之如此

女子許嫁而壻死從死及守志議

女子之嫁其禮有三親迎也同牢也見舅姑也若夫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固六禮與然是禮所由行也非禮所由成也何以知其然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

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由是觀之請期之後其可以改嫁者凡四焉而皆謂之禮然則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是禮之所由行也非禮之所由成也故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於是鄭氏增成其義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明乎親迎而後可以喪其舅姑親迎而後可以出降之服服其父母也先王制禮以是爲不可過也故女子許嫁而壻死從而死之與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也子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父得而妻之則子得而母之故繼母如母不爲子之妻者是不爲舅姑之婦也不爲父之妻者是不爲子之母也故許嫁而壻死適壻之家事其父母爲之立後而不嫁者非禮也禮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則同穴存

爲貞女沒稱先妣其非禮孰甚焉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父母生我者也夫成我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婦人不二斬故爲夫斬則爲父母期未有夫婦之恩而重爲之服以降其父母於壻爲無因於父母爲不孝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女之嫁者爲人後者並以出降爲父母期若使非我大宗而強爲之後是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何以異於是先王惡人之以死傷生也故爲之喪禮以節之其有不勝喪而死者禮之所不許也其有以死爲殉者尤禮之所不許也雖然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不可解於心過而爲之死君子猶哀之苟未嘗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則不仁矣女事夫猶臣事君也仇牧荀息君亡與亡忠之盛也其君苟正命而終於寢雖近臣猶不必死也若使巖穴之士未執贄爲臣號呼而自殺則亦不得謂之忠臣也何以異於是哉劉台拱曰歸太僕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備壻不親迎比之於奔其言婉而篤矣中以爲未盡也事苟非禮雖有父母之命夫家之禮猶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壻之父母得而止之父母若

壻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鄉之士君子得而止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爲是禮孔子述之意周公孔子不可非乎則其禮不可過也故曰過猶不及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壻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爲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歸太僕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許聘于人而已無與焉純乎女道而已善夫

玎文正

江都汪中撰

說文玎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子謚曰玎公按史記呂伋稱丁公丁公之子得稱乙公乙公之子慈母稱癸公其言實出世本丁乙癸竝从十干不得如說文作玎也周初諸侯未有稱謚者周文公見於國語經傳但稱周公召康公見於左氏春秋毛詩序經傳但稱召公齊之太公亦非謚也故伯禽稱魯公蔡叔之子胡稱蔡仲蔡仲之子荒稱蔡伯振鐸稱曹叔曹叔之子脾稱大伯大伯之子平稱仲君封稱康叔康叔之子稱康伯宋始封之君稱微子微仲微仲之子稽稱宋公宋公之子申亦稱丁公虞稱唐叔唐叔之子燮稱晉侯當時易名之典惟施于王者諸侯之得謚者多在再傳及三四傳之後前此或以伯仲或以國邑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革故猶有以甲乙爲號者齊之丁乙癸宋之丁公是也古書或借玎作丁許氏遂據之而爲之說爾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簭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卽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戲杜預以烈山爲神農世諸侯韋昭以厲山爲炎帝之號三說不同韋義爲允

釋童

說文童男有辠曰奴奴曰童从䇂重省聲僮未冠也从人童聲中按春秋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又斐豹隸也著於丹書司厲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鄭司農謂今之奴婢古之辠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逮捕趙王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田叔列傳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季布欒布列傳周氏廼髡鉗季布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漢書賈山傳山稱文帝之德曰赦辠人憐其無髮賜之巾王式傳昌邑王廢式得

減死論不言所論何辠據王吉龔遂傳二人皆減死髠爲城旦則式亦髠爲城旦也式後除博士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詳此數條知古之辠入於髠者則以爲奴後則凡爲奴者皆髠鉗以自別髠則纚笄皆無所施故不冠而謂之童童之爲言禿也語轉而異故牛羊之無角者曰童牛曰童羖山之無草木者曰童山其義一也子生三月翦髮爲鬌少長總角及冠乃紒而冠故未冠謂之童名義皆相因也童之从人爲類加之偏旁若犓嶪之犓巢車之轈散文則通古書多假借後人傳寫乃兩易之重又童之假借說文之義無可疑也

此篇荅畢主謙侍郎作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爲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

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爲在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爲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牷肥腯粢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爲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嚚晏子以爲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内蛇與外蛇鬭内蛇死申繻以爲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内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

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丘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辠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亾乎祭之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濬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矣德音蔽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綱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卜師龜人菙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楚公子棄疾

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
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
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
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衆赤
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大
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
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
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
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
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歿則以爲樂
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亾而六藝之學歸於儒者於是即儒之所業以
疑大史此徧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
紀人事所以勸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

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亾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搆怨無歲無兵取周禾奪軼王中肩寘母城潁誓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元身陳息一眚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敖舉趾高鬬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亯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麋襲舒屢主兵事有阨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咎孰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虢公亯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嚚知其將亾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亾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頹之亂勳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亾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羣公子而殺其世子號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闢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

亾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爵赦其辠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巳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傅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

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閒亦式不誅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萇弘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居喪釋服解義

居喪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時去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假居喪即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四也又言諡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於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竝聘六也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於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衰於館注衰於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享則著吉服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八也聘禮又云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衰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服

問惟公門有稅齊曲禮正義引熊安生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杖齊衰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喪者不敢凶服十一也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冕十三也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十四也檀弓弁葛絰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喪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素縞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喪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喪禮將葬卜日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含者委璧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正義以鄭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宰舉璧與圭則上介贈執圭將命宰亦朝服也五也其率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歷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甲外丙之喪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即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大保大史大

宗麻冕形裳二也春秋傳隱公元年三月（惠公之葬下凡元二年以意求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卽位與顧命同桓公弒兄而自立猶用遭喪繼位之禮故書卽位七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三月公會諸侯於稷十也七月杞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魯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弒閔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檉臣不殤君閔公祔廟成喪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於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洮二十一也二十六

年正月衛甯速會魯莒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斂盂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於踐土二十四也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閒一歲文公元年襄公朝王於溫下言五月闔戚則此在四月以前猶未大祥二十七也文公元年公卽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當禫冕二十九也三十也二年三月公如晉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敖與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年八月晉襄公卒七年八月趙盾及諸侯盟於扈三十三也十四年九月公孫敖卒於齊十五年夏惠伯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卽位三十五也六月公會齊侯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卷取襄仲如齊聘其事非禮故不數之）元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春不郊而望三十七也八年六月敬嬴薨九年正月公如齊三十八也十年四月齊惠公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年公卽位四十也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四十一也二年八月衛穆公卒三年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

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王崩六年六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五也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戚四十六也十一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於鍾離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會諸侯及崔杼盟於虛朾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九也夏又會諸侯之大夫於鄫五十也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衛使公孫剽來聘魯竝受之於廟五十二也晉使荀罃來聘五十三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戚五十四也冬又會於戚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五十六也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於戚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季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衛五十九也十年冬盜殺鄭子耳於西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良霄如楚三年之喪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會諸侯於湨淵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按位無定名朝祭喪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爲卿有位於朝六十

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六十三也昭公元年公即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虢既入於鄭鄭又享之六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享之公及大夫皆當禫冕六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當朝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正月昭子即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十一年五月華亥會諸侯之大夫於厥慭六十九也十二年夏華定來聘七十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卒夏子產相定公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見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年六月公即位七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皋鼬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孫意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即位七十七也二年二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七十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喪釋服而金革之事不與焉左氏春秋傳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晉文公卒三十三年四月未葬襄

公卿亦素縞墨衰絰杖大記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軍禮變服有此二條若禍及讎則亦吉服 於是中爲之解其義曰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然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寡婦不夜哭奔喪哭辟市朝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視斂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奠設朝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遣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留日有疾飲酒食肉七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君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喪者惟御內爲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至於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衰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宜矣弔於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喪也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則問之喪則臨之遇柩於路則使人弔之故冠絰衰屨皆入公門當事而君至主人不變圭璧以禮神合瑞故雖含必卽吉祖考與妣者爲一體故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喪不祭神人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喪以接神則變

喪莫哀於始死故后之喪雖嘗禘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死爲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亯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苟有可以不釋者則不釋之矣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亾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墨子久喪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暢天子諸侯卒哭除喪諒陰終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即位之疑

周官徵文

漢書河閒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

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敘錄或曰河閒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興載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攷之于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傅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庶字通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庮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

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詳職方大司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為官灋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為六典則合為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俾舉其職爾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譏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

古玉釋名

古玉一長尺有一寸其首秀綱博寸有半脊與身平十五分其首以其一為之厚其刃半之其末判規不劂上厚如其刃博寸有十分寸之九中綱五之一距首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有珥在刃有䟡倚而不直其博二寸有十分寸之四為孔珥與䟡之間圜半寸始宛平孫侍郎得是玉秀水朱檢討為作釋圭一篇玉今歸江寧張氏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訪巳子籍于左衛街子籍以示中

中以爲非圭也圭厚半寸此不合一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此不合二大圭廣三寸自中以上漸綱上廣二寸半此不合三于是定以爲刀云古者玉之爲器有畝石之爲器有砮有砭皆取其利其于刀也何疑檢討之言有不可通者今弁正之云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鋩則其厚且綱之按琰圭有鋒鋩惟在圭首此玉不爲圭形而末及一邊有鋒不可以當之厚且綱之檢討藉鄭義以演成其說然由厚而薄則可謂之綱卽桃氏所謂從也此玉舉體皆薄何綱之有檢討特嫌於厚半寸之文而從爲之辭云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閒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按天子搢珽文見玉藻注釋文正義並不釋搢義玉篇廣韻說文新附並云搢插也今搢插相閒成文實爲不辭劍銳故有室圭不銳故可搢于帶此謂鎮圭若琰圭無搢于帶之事使圭之銳與劍相類衣與帶必受其病矣終葵者椎也在于圭首其長六寸以明無所詘故謂之珽所謂方正于天下也上言銳下言終葵制既不合義亦相違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而典瑞馴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爲圭並

鑿好于內然後以組穿之也按圭之爲體也繅藉衣木版三色再就以爲薦又以絇組約之其固甚矣鑿好于內玉人釋器皆無其文大圭不瑑而顧有孔乎約之爲義非謂穿也（少儀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此孔正與鐶同用）圭之約者爲命圭圭之搢者爲鎭圭檢討亦未之辨典瑞六玉乃斂尸之用開渠爲眉令汁得流去穿之以組置尸之上下四旁經文及二鄭之注甚明非謂凡爲圭皆如是也塗車芻靈豈可例生者之器乎且渠之與孔其狀亦異云玉長尺有二寸博二寸按此玉度以今營造尺止尺有一寸在周尺則爲二尺檢討不考古制強名爲圭懼無以輔其說据依鄭君尺二寸之文而遷就之然豈可以今之尺爲殷周之度乎玉之博首末中凡三其度今徑謂博二寸亦非也又不言厚薄知聘禮記襍記之不可誣也而姑置之云剡其上益古珌圭之屬按珌義從剡剡之爲言炎也火之炎其上必鋭故圭之剡也其上覼也珌則剡上而判規故凡圭皆剡而獨得珌名非剡上即爲珌也然珌之異以判規而其爲剡上左右各寸半則同此玉左右欹而中汙其不可謂之珌明矣云客有先子覼者爲賦玉劍歌于玫桃氏爲劍未聞

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按劍之制有末有臘有從有莖有首有緱有脊有鐔有夾爲長爲廣爲重前籍具在何不一一引以折之而但以六經不載爲言夫六經不載之器其傳于後世者多矣是不足以關其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檢討以之

謹按此篇有初藁有次藁原刻据初藁梨板今依次藁更正孫喜孫識

周公居東證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鴟鴞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寧亾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於鎬肂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

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畧（疑當作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

明堂解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位於成王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說文辟治也周書曰我之不辟

豳譜正義引王肅金縢注武王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　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　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辠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詩車攻篇言徂東

傳東洛邑也

右凡十一條尚書文簡而事覈毛公淵原子夏偏得詩事逸周書經緯年月節目尤詳列子次第明了最可據依史記於周本紀管蔡宋微子二世

家竝不誤勝於魯周公世家許叔重稱書孔氏乃用古文辭之從廾訓治孔壁遺簡安國講授其相承固然逸周書凡三言東不知爲何地證以車攻傳乃知卽是東都王肅好與鄭異是注持義獨正因具錄之

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旣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右一條据大傳禮成王卽位年十三云強葆甚言其小也解弗辟爲弗辟攝行政是或一義遐雖從安國受尚書證以說文則此非孔義也至於先流言而後反揆諸情事諒亦宜然惟曲阜之封實惟奄宅奄與三國同畔

始見蕭滅前此禽父無緣就封然讀辟爲避而不言避居東都猶愈於馬

鄭爾

錢少詹事云春秋傳但云因商奄之民以魯爲古奄國出自續漢志未知何據康成元凱俱未實指奄所在也更定攷之中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者出魯淹中蘇林曰里名也楚元王傳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續漢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說文鄣周公所誅鄣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淹鄣奄古今字爾

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

按武王克商已建商後洎其畏出管叔祿父相倚爲姦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死之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而避之爲說實以此言爲之緣起以其事在諸子自宋以後學者勞於師心逸於考古雖在方策畧不窺尋是以具爲說之皆之爲關則語轉也

經典釋文弗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馬義今不傳賴此箸之

豳譜正義引鄭氏金縢注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　辠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辠人史書成王意也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辠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豳譜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

鴟鴞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辠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注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

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

詩邶風譜武王既崩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說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鴟鴞正義引王肅云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辜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辜其非三也

按馬鄭尚書之學是爲古文鄭氏詩箋多異毛義而以此諸條求之則違於道夫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故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則有攝主春秋國君未踰年則謂之子斯前代成憲仲尼所据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

之法於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
室懿親身爲冢宰踐阼而治以塡天下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
肆惡言詿誤百姓相率拒命以濟其姦周公秉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
出傷丕基之將墜憂四方之不寧龔行天罰以執有辠是誠不得已者也
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氣是故咎鴟鴞之取子睹零
雨而心悲（詩東山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斯其仁至
義盡者已必若所言流言一至公卽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犨萬
乘之國而爲匹夫以遯於野一夫士之力足以制之是豈不爲之寒心哉
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始之亦將
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閒公其不能以流言閒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
也當成王之立朝廷宴然三叔輒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釁已生乃
俯首帖耳闔視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其理也故使攝位之舉自公創
始處非其據是之謂擾浮言朝播大權夕謝倉皇竄伏昔恐不及王躬國

事莫復誰何是之謂愚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更居攝是之謂貪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舉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又私黨陰謀之說不可以論周公至於臣屬之誅官位土地之請王肅糾之當矣鄭王時代相接鄭義苟有所本王肅無容不見鄭之門人亦何妨據以難王今既不爾謂之橫造殆不誣也至云欲讓未敢則又水火無端互爲生滅豈所謂甚難而實非乎夫孟爲庶長之稱侯乃五等之爵以目元良且斷以歲斯固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今則奉爲科律遷就古書以求符合亦已過矣在呂氏春秋正名篇曰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之類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十八之云聖人作事通於神明書闕有閒宜折其中馬鄭前世大儒立義有誤不容骫隨後人襲謬固無識焉

史記魯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

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

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

蒙恬傳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辠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

右秦漢之際言周公事異義如此

江都汪中撰

墨子序

墨子七十一篇亾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秊）惠伯（文十五秊）晉荀偃（襄十五秊）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秊）后子（昭元秊）及左丘明（宣十二秊）並見引重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

淵原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稱滑釐傅之禹者（莊子天下篇　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藝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

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逆事惠王公輸般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修身二篇其言淺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似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並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幷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篇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而以其徒之所附著爲雜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

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衆口交攻抑又甚焉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辠雖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老子之絀儒學也歸於不相爲

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竝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 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

墨子後序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㦸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

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序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故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

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益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賈誼新書序

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今亾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書亾其文據以補之問孝禮容語上二篇有錄亾書藝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卿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亾論字陳涉項籍傳論引此應邵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論吳志闞稜傳始目爲論左思昭明太子竝沿其文誤也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鼂錯傳錯言宜削諸矦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爾其指事類情優游詳悉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也三古之遺緒託以傳焉容經以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舊本編錄亾次第今略以意屬之定爲六卷題下有事勢有連語有襍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爲年表一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敘左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

陳立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立君舉必書以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亾而復位號君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言子胥何籠而自投於江諭誠篇言楚昭王以當房之德復國皆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救孫桓子春秋篇言衛懿公喜鶴而亾其國先醒篇言楚莊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箸竹帛解詁屬讀率皆口學其有故書雜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取足以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騶虞鸒鸒靈臺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大儒猶有存者師友所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說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慕尚經術史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既沒六藝之

學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敘梁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表秦穆用之遂伯西戎而中行說亦以戒匈奴則既有徵矣謂之為疏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世司馬遷劉向箸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傅傳則當時以教胄子傳職保傅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竝尊為經而是書傳習葢寡道之行廢豈命也與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簴賦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述

年表

紀年	時政	出處
高帝七年		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年	歲	事	注
六年			
七年			
高后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八歲		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六年	十九歲		
七年	二十歲		
八年	二十一歲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孝文			
元年	二十二歲	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召爲博士超遷太中大夫
二年	二十三歲	帝親耕藉田賜天下田租之半　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按文三王之立本紀在二年傳在三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本紀在三年傳在四年紀據下詔之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爲長沙王傅爲賦弔屈原
三年	二十四歲	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　濟北王興居反　代王武徙爲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爲代王幷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四年	二十五歲	絳侯周勃逮詣廷尉詔獄卒復爵邑御史大夫張蒼爲丞相	
五年	二十六歲	除盜鑄錢令	作鵩鳥賦
六年	二十七歲	梁懷王入朝	徵拜梁懷王太傅諫使民放鑄
七年	二十八歲		
八年	二十九歲	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	諫接王淮南諸子

九年	三十歲		
十年	三十一歲		
十一年	三十二歲	六月梁懷王入朝墜馬死	
十二年	三十三歲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卒

右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以吳公爲廷尉吳公薦誼爲博士是時生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誼據百官公卿表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爲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傳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其賦曰單閼之歲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

單閼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爲梁懷王太傅則當爲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竝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薨亾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留長安也

石鼓文證

孫星衍編修以石鼓文爲宇文周時物謂周書本紀數書狩于岐陽可據中請證之周書太祖本紀魏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十三年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陽高祖紀保定元年狩于岐陽天和三年行幸岐陽有此四事今檢後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注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于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詳此注之意緣石鼓是三代之物故取以釋漢事而以古書發其凡若使石鼓製自宇文

則是以後證前雖愚者不出於此章懷太子與後周耳目相接張大安諸人均有文學無容不知一證也元和郡縣志引吏部侍郎蘇勖之言曰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岐陽石鼓是也虞褚歐陽共稱其古妙按褚遂良年輩差後今不具論歐陽詢傳云年八十餘卒既不明著其數且不知卒以何年攷古者亦無從措意惟虞世南以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則以陳高祖永定二年生實當周世宗之二年洎陳滅入隋世南年三十一矣是時周之亾才九年上距岐陽之狩遠者四十四年次四十二年次二十八年又次二十一年使石鼓立于後周則是甫經脫手之物以世南之博物精鑒豈得妄以為史籀筆迹而歎其古妙傳曰以今視古古猶今也今之為篆者有王澍給事中中生十歲而給事猶存然中見給事之篆固不以為李陽冰党懷英也且歐陽及褚何以與之闇合二證也周太祖割據關隴軍國多虞未皇文教其時文士惟有萁儁趙文淵及平江陵始得王褒褒僞之書今不傳於世文淵于碑牓是其所長所書驪山溫泉頌石刻見存其篆額筆法凡劣又不合六書以視石鼓文豈止霄壤使石鼓出自

宇文之世究是何人所書豈得寂爾無聞三證也或謂周世蘇綽嘗仿尚書作大誥則石鼓仿小大二雅理固宜然然史稱綽糠秕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據武成元年五月戊子詔書已變其格又世宗幸同州過故宮詩載于本紀猶是當時之體未嘗刻意摹古若以爲出自綽手則蘇勖者綽之曾孫豈宜數典忘祖而遠傳之史籀四證也太祖本紀大統十四年奉魏太子巡撫西竟自新平出安定刻石紀事則刻石載于本紀矣若石鼓爲當時所刻何以但書狩于岐陽不書刻石五證也編修之言本於馬定國馬定國之說今不得其詳編修既有斯疑同人或多信之謹就其言辨之如此若其文字淳古百世之下猶見倉史制作遺意好學深思之士當自得之今不備論也

廣陵曲江證

枚乘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廣陵漢縣今爲甘泉及天長之南竟江北江也本篇李善注引山謙之南徐州記

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爲迅猛南齊書地理志南兗州廣陵郡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二文竝明覈可據本篇淩赤岸篲扶桑李善因扶桑之文并赤岸疑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七發文則七發扶桑當作柴桑字之誤也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而回目驗可知江賦注赤岸在廣陵輿縣寰宇記赤岸山在六合東三十里高十二丈周四里土色皆赤因名顧祖禹方輿紀要引南兗州記潮水自海門入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其勢始衰郭璞江賦所謂鼓洪濤於赤岸也今按此山府縣志所載土俗所稱均無異議故曲江之爲北江非孤證矣往者吾鄉越闓辰六以廣陵濤榜其齋閣秀水朱檢討與書爭之以爲七發所云在錢唐其言實謬檢討所據者本篇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依注以胥母爲胥母之譌而不言二地所在又節酈氏水經漸江篇注以爲證不知越之北竟至今之石門漸江非吳地故越語句踐之地北至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也吳語大夫種謀伐吳曰吾用禦兒臨

之韋昭注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是也爾雅釋地吳越之間有具區其言審矣于時戰地並在今蘇州嘉興二府之竟故春秋定公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又闔廬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哀公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越語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是也吳越交兵凡三十二年內外傳所謂江並吳江也故春秋哀公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語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韋昭注江吳江也又吳王起師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韋昭注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也吳殺子胥投其尸於江亦吳江也七發注引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史記伍子胥列傳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引吳地記曰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後立廟于此江上吳太伯世家正義引吳俗傳子胥亾後

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乾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蕩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號曰示浦門曰鰌鯚是也吳投子胥之尸豈有舍其本國南竟五十里之吳江乃入鄰國三百餘里投之浙江哉然則伍子之山胥母之場固與浙江無涉不得引以爲證吳越春秋句踐殺大夫種葬于國之西山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揚波者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也其言固誕然但言海潮而不言浙江也論衡書虛篇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怒濤也二江並祭子胥乃在東漢之世水經淮水篇注引應劭風俗記江都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爾歲三祭與五岳同子胥之配食大江是惟命祀漸江篇注據吳越春秋以七發所云專屬之浙江則誤矣檢討又云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今以其地準之實在浙江之東自吳至浙

不經其地且係堰牐小名何取於是而以之冠曲江之上哉是時吳王濞都廣陵北江在國門之外故強太子往觀之若踰越江湖千二百里以至浙江則病未能也檢討又云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巳卒不應先見之於文則尤謬史記五宗世家江都王建自殺國除地入於漢爲廣陵郡據漢書諸侯王表地理志竝在元狩二年其時所更名者廣陵郡也而廣陵郡自有廣陵縣爲郡治爲吳江都廣陵三國都其名則在楚在秦在荆在吳在江都皆有之故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項羽本紀廣陵人召平于是爲陳王徇廣陵樊酈滕灌列傳灌嬰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吳王濞列傳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廣陵不得謂元狩三年之前無廣陵之名也漢所置郡國若宏農陳留平原千乘丹陽桂陽零陵武都安定朔方皆取縣名名郡廣平眞定信都廣陽高密皆取縣名名國此例甚多故江都之爲國廣陵之爲郡爲國皆以縣也檢討不根持論雖越俗好鬼錢唐廣陵矦之淫祀舉子所業元人錢惟善之試卷皆備舉之而于經史正文反屏而不觀及一引漢書而其謬若是亦後

學之大戒已至廣陵城本在蜀岡上邗溝環其東南江即在其外故水經淮水篇注云昔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今自廣陵驛而北爲舊城之市河北至堡城折而東至黃金垻會于運河是其故趾自此入淮一名中瀆水故云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是也晉以後江益徙而南故沔水篇注云毘陵縣丹徒北二百步有故城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於江是也今揚州城外運河唐王播所開事見播傳其時江猶至於揚子橋而東關以外在漢則江滸也然則城東小水之稱廣陵濤固非無據也凡檢討所云惟水經注承酈氏之誤其餘無一是者恐後人習謬而不知故爲正之